百官箴卷第十四

箴

揚雄百官箴

冀州牧　兖州牧

青州牧　徐州牧

揚州牧　荆州牧

豫州牧　益州牧

雍州牧　幽州牧

并州牧　交州牧

百官箴序

左傳羲四年昔周幸甲之箴太史也
命百官箴虞人之箴曰芒芒
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墊
獸有箴莫各有攸處德思不回
夷羿冒于原獸而思其麀
牡武不可重用不振于國怡
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
及之范曄編次楊雄以下好田故魏絳
曰百官箴蓋取古
者官箴王闕之義
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漢書楊雄自序九州禹貢揚禹平水土別
云箴莫大於虞箴箴誡作九州後以人物阜繁增置幽并營三州舜典曰
肇有十二州是也孔安國注分冀州為幽州分青為營州見曰咨有十二牧食哉惟時
并州分青為營州見曰咨有十二牧食哉惟時養此民也茲箴
則是州置一牧所以養民也茲箴以為規戒
無營州有交州蓋據漢事以為規戒
其九箴
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
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序
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此序
范曄辭見後漢胡廣傳今所
存四十篇曄注不可復見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洋洋平曠貌禹貢既修太
原注高平曰太原又大陸
既作岳陽是都禹貢至于岳陽注太岳作太
原西南山南曰陽此州帝都島夷
皮服潺湲河流交以碣石島夷皮服夾右碣
石入于河並禹貢三
后攸隆列為侯伯三后堯舜禹也五子之歌惟
禹皆都冀也由夏而降
封於唐殷末有黎侯西伯戡之春秋時晉獻公
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皆古國之在冀者
隆周之末趙魏是宅

冀土糜沸坱圠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威烈王時
三卿分晉王八子命趙籍魏斯為諸侯自此戰國名
天王是替陪臣謂平原信陵輩也陪臣謂平原信陵輩也不復知有周趙魏相反秦
拾其弊趙惠文王之拾言其易也北築長城恢夏之
場蒙恬傳秦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北
興定制改封藩王張耳高祖子如意皆封王如趙
厥力合作不多初安如山謂虞夏時後崩如崖謂戰國時
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
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在階猶在庭
庭官箴王闕不敢斥至以告臣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實九河既導雷夏攸處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導雷夏既澤注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
絲絺紵漆既通厥丘宅土以上並見禹貢成湯五徙
卒都于亳書序湯自商丘至于成湯八遷盤庚北渡牧
野是宅書序盤庚遷殷五遷湯之故居此云北渡宅牧野未詳
詳就雖已伊惟爰正厥事遂緒高
宗書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正納之異其臣祖己歌事
惟緒祈高宗肜日是有祖己焉歌緒祈高宗
衰至紂遂覆西伯惟德懷仁奔走致天威命不
商之基緒

恐不震事其西伯戡黎蓋制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殷其如何知其知也蓋平言婦言是用牝雞是晨牝雞晨鳴教三仁既知武果戎殷論語微子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子為之長而去殷之長而去殷有三仁焉王臺成而天下定牧野之會豈復能復笑紂好酒淫樂為妲妃所惑紂不聽微子曰勝紂于商郊牧野紂奔入鹿臺以自焚武王以已有國雖久殷有天下百餘年之久畏天命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歎欲哭為長虛感宮室生荊棘麥秀之歌作麥秀之歌以悲傷之

牧臣司青敢告執書書也

青州牧箴

平芒青州海岱是區蠻夷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文王得呂尚於渭濱號曰太公望武王克殷封之於齊營丘命之以次輔周室馬殆其銜御失其度侯國叛命失其道以覇上之統馭又以覇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周室權綱隳壞齊侯小白治以青州之地尊天下王室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億兆生人之命繫于一人失其法度喪其文武言文不能爵命有功不能征討有罪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說文兗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渚亦高丘可居者也蕃宇謂在侯衛之地

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野大澤名蒙羽二山沂泗二水名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准夷二水出蠙珠並禹貢注實列蕃蔽侯衛東方齊地古爽鳩氏少皞時司寇之官民好農桑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言東方之民自古以農桑為務癸紂名辛紂淫湎失德忘其農桑之本為天所棄以失天下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茍田氏攸都周封姜太公呂尚於齊其後平公時田常專政盡誅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三世至田和篡齊姜氏之國遂絕事由細微不慮禍大丘山本在始皇時遂為齊有故臣司徐敬告僕射芳微言田常仲尼來奔至其大正諫臣之長

揚州牧篇

嶠嶠揚州言風俗輕悍江漢之滸州境距江漢之濱彭蠡既豬陽烏攸處橘柚羽貢禹貢注彭蠡陽烏鴻鴈之屬冬月居於此澤名陽烏相與翔戲大竹閩越北垠水物產珠璣皆王名篠竹箭竹名一本今福建交廣地在此州之南故言北垠流相攸往名一本獷獷一作矣淮夷蠢蠢荊蠻周成王嘗征淮夷商高宗嘗伐荊楚皆在州境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山咸跌於汚

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童蒙愚昧言聖益愚聖益愚）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通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顧注揚貌周昭王南巡至漢未濟丹解而溺箴言人情虛怠艱險則安泰忽平易則阽危昭王當成康太平之後怠忽自肆亡乃相則不泄邇不忘遠之心遂喪身外服為天下笑）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昌六紹類大差一誤太伯無祚（太伯避位而逃順父也特敵也達兵國夫差特敵達）兵上國無君也卒底亡越威吳王室不能正之勾踐遂稱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越裳南海國王時重九譯）來貢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君道盛則遠人至臣道離則遠臣離）名號九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虞書予思日孜孜君心也主於內故當思四方故當勤孜與孳同）堯崇一作勤屢省舜盛欽謀（書屢省乃成欽哉）牧臣司揚敢告執籌（運籌謀帷幄之臣）

荊州牧箴

杳杳一作幽幽巫山（雲夢澤中山其峯十二）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一作后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二水經此州而入海百川以海為宗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包匭（匭匣也青州以縮酒包匭而貢之）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貢篚之物自古饒裕）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

一作填 庶國孰敢余奪 尚書大傳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所為拂於人心亦有成湯果秉其肆行不顧自謂莫予奪也

鉞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放之南巢號之以桀 書疏南巢南方遠國民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放之遠方加以惡名

南巢茫茫包一作多 荊牡荊也楚荊之木因以名州 楚與荊翹者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 公羊傳師在召陵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

世雖宴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藏

邢郁荊河伊雒是經滎播一作波泉漆 論語郁郁乎文哉

周成周故郁風俗文采禹貢注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河水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滎澤波水已成遲緒又成貢漆泉 惟用一作故戍田田相拏盧盧相距 言人物夏殷不暇成周故周豫野所居爰在鶉蕃阜 成王命召公營成周至平王東遷徙之分野也 墟成王命召公營成周至平王東遷徙之分野也 自柳二度謂之鶉火之次 四隅咸至二周大東如居天下之中 陪臣執政不虛王安 陪臣大夫也衰其爪牙 靡哲靡聖指一作失其正方伯不能寧宰擅命 言周之衰諸侯不能寧故韓得以擅命 為秦王畏周之強必重周之實必可以盡矣 文武孔紀三辰為公寧至曲作傾

紂明德至晦至幽王亂亡之業[illegible]而昏不遠十數周

故有天下者每曰桀大莫或余亦以[illegible]強靡

克余亡夏宅[illegible]至於太康太

平年及四海[illegible]康太

[illegible]不起德[illegible]

[illegible]

告在史[illegible]

[illegible]周牧臣司豫敢

[illegible]

嚴巖崑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禹貢

黑水惟梁州注東極黑水注洪波鮫堙降陸行

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鮫堙洪水不知疏導

其源故八州之民皆不得宅土安居禹自岷山

導江東別為沱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皆從其

源而疏淪之故自遠近底貢磬錯砮丹[illegible]厥貢璆

此啓乾水患以平

砮磬火[illegible]銀鏤

徙絲桑麻[illegible]

桑麻[illegible]

自王畿[illegible]

僻遏絕苗民滅夏殷受命

之山也鄭玄引地[illegible]

南當岷山則是三苗[illegible]

苗民負固不服致使[illegible]

不通於中國禹湯之績至是絕滅[illegible]

後古之常商頌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

常氏羌皆西夷也雜居梁州之境商

末皆畔至周興梁州盡崤
王化復夏殷朝貢之常
周至幽厲王業陵夷
此州廢絕為荒服

幽厲夷業破絕為荒
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
也高祖起義兵以誅
征暴遂國于漢三方三川
暴亂關國
下漢言始基於梁州

之境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高帝
開疆光武地置犍為越巂
晉廣漢郡武帝通巴蜀開
益州河武都沈黎文山七郡并秦時漢中巴
蜀隴西四郡共列為十二
比虞夏封域為光羨矣

經營盛衰之歷觀前代盛衰不常如此今漢別
為十二郡可謂盛矣當慮其衰敢
告士大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禹貢注西距黑水東據
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橫截一作厲崑

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昆崙山在西羌中地極
高處北極上帝所居閶
闔天門也此州之境西
北則邪指天門言居高
據形勝之要上侵積石
下礙龍門禹貢注積石
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
河東之西界侵猶除也
龍門山在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王見商頌殷
武詩此州
不言貢能時為漢
京畿禹貢冀州同有在
貢荒侵其窮言南國陵
山東六國顛沛高周末
遷衰微秦據以戾興兵
行其義
見用兵以制六國上帝
不寧命漢作京秦為經
漢都之
地理志武帝改雍
曰京於義亦通隴山
隴西張掖等郡自玉門
關至西域皆在荒服
道故上帝不寧其居命
爰作京邑一本作涼漢
邑
隴山以
往則為
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

連屬國一護攸都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為九郡此伐匈奴得休屠昆邪故地開武威張掖等郡分處降者於河南國因其俗置屬國其官有典屬國有都尉宣帝又置都護使并護諸國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銘言所以置官統護者蓋於盛極之時防其衰危

牧臣司雍敢告贅衣周有設衣掌王衣服皆左右近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地勢平則川陸皆平此州別為北陲幽都戎夏交偪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此州之境距朔方幽陰之地故名幽州戎北狄也中夏之界其地相偪鬻皆昆夷狁也獯鬻薰伊昔唐虞實為平陸都冀此州寔在五服之內周末荐臻追于獯鬻周末周之末幽王敗於犬戎即獯鬻也晉溺其陪周使不阻三卿分晉趙籍據有此地諸侯之卿於天子為陪臣吳時諸侯之使命不通六國擅權燕趙本都都邯鄲都邯鄲郭璞曰東胡襲燕及東胡滅貉東胡北東夷也疆秦北疆蒙公城壇秦北邊郡北州之東東胡之東如命將恬等北擊匈奴北逐匈奴之舊始得長城以塞之漢初定天下擾攘未暇遠略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雷義其安莫以我民得安宴息邊境二遂極唐虞之言自此邊境休屠王昆邪王居西河之北以為藩蔽故曰西河郡是也

唐漢南北朝北周武帝時突厥滅河南國無王庭之言自此邊境得安宴息邊境二遂極唐虞之舊始得休屠王昆邪王居西河之北以為藩蔽故曰西河郡是也

青連亭障以安邊無王庭之言自此邊境得安宴息邊境二遂極唐虞之舊始得休屠王昆邪王居西河之北以為藩蔽故曰西河郡是也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缺

[illegible]衣圖[illegible]為衣雖三[illegible]其患禍

敗之形常是細微不可忽易

牧臣司牧敢告侍御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此言雍別朔方孔爰國書以為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按雍境東至西河今并州境上明矣河北辟獯鬻而有之則兼析雍冀二州境之外盡距涇畫茲南界涇流北辟狄戎水書至屬渭汭本雍州境也）朔土正直幽方（正東幽正北朔北方狄戎）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言殷時諸侯皆來貢王道衰）遐征犬戎不享（匈奴傳周道衰）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一作狐狸）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滌北宇周室職臣用爽躂（戎狄由是藐視中國以為德不足以服之恣其侵玩宣王中興僅能驅逐之滌北而已）州境土自此不入周之州境土自是也躂七何反職方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躂跌也既不俎豆又不干戈文大戎作亂斃于驪阿（俎豆文也干戈武也言周宣王以後文德既不足以懷遠武功又不足以定亂至于幽王遂為犬戎所攻殺死驪山之下）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申述前意）以警後王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在楊州外境交廣之地堯不與天際（典所謂宅南交蓋荒服夷裔之所居南與海接）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一作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越裳氏又在交州之南自古未嘗通中國一說王成王時周公攝政始重一說來獻白雉）昭王陵遲周室是亂

越裳絶貢荆蠻逆叛史記昭王暇康王子也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不赴告諱之也注昭王南巡遂伐楚涉漢未濟舟解而溺四國內侵蠻夷食周宗臻于季赧遂以滅亡言遠人不至則蠻夷叛蠻夷既叛則諸侯侵侮卒亡其國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漢興中國境土皆為郡縣以臣至孝武時恢拓疆宇始平南越以其地為九郡又遷閩粵之民而虛其地於是海外黄支國杭海三萬里來貢生犀可謂中國極盛之時盛極則必衰安可忘其戒俱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逸豫則生驕荒多難則知警懼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難去聲泉竭中虛池竭瀕乾豬泉水之源中虛則竭也水之外乾則竭交州猶池之也以論衰敗之萌各有其證用詩召旻之詞

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古文苑卷第十四 終

古文苑卷第十五

楊雄百官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一作崔駰　大常箴一作崔駰

尚書箴一作崔瑗　博士箴一作崔瑗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營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周官有周廬之衛謂衛士之廬舍周匝王宮也）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岐猶貳也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一作敗）牛之飲（劉向新序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三千人三輔黃圖秦酒池在長安城中飲者抵牛飲門戶亢亂郎雖特字當作抵謂以手掬地如牛飲）執戟謁者參差（郎雖備負執戟以衛殿中成市賓謁不肅出入無度）

戎戎或輯忘其廊廟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書太誓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長是信是使蕩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有德進則公論明朝廷肅）祿臣司光敢告執經（經綱也）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易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垠（一作限）累垓以難不律關爲城衛以待暴客（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國有以固民（一作人）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庶僚謂宿衛庶官如成周官伯

宮正虎賁太僕司隸之職歌字疑是擾字旅賁
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或曰歌謂衛士優閑
謂王出則有行衛皆堅密而整備齊桓怵惕宿
衛不飭一作勑門非其人戶廢其職齊桓怵惕於功利作內政
之法而成周衛之制盡廢宿
會齊侯盟于柯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願請汝
陽之田桓公與之盟曹子標劍而去之曹劌也
劫桓而要盟輒七首而衛人不寤史記荊軻持七首逐秦王羣臣
皆惶諸郎中執兵下不得上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闇樂矯
搜戟者不准入二世齊於望夷宮趙高與其謀詐為有賊將史卒千餘
人攻進殿門斬衛令直將史入郎官自殺誰謂誰何也者尉
警走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誰謂誰何也
臣司衛敢告執維維猶也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鏘車上鈴也詩和鸞鏘左傳錫和鸞和鈴駕彼時龍易時乘六龍以禦天王駕太馬故借用周禮馬八尺為龍昔
在上帝巡狩四宅謂時巡至于岱宗方岱之下王用三驅前禽
是射易王制禮不用三驅失前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
車孔夏四騵孔昕明詩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騵馬彭彭涼彼武王肆伐大
商騵檀木之車騵馬赤色黑鬣也檀弓武王所乘遂為征伐常法僕
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為征伐常法
天執鞭音條鞭也詩檀車幝幝
載驂載駟我輿云安我馬
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以上言車馬皆如此度昔有

一作在 逢羿馳騁忘歸羿好馳騁田獵即虞箴所謂冒于原獸也 景公千駟而遙於齊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 詩好牡馬牧於駉野董車就牧而詩人興魯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又曰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此詩美魯僖公雖名為頌實猶興也 厥焚問人仲尼厚醜醜類也問人而不問馬所以重其類也 孟子蓋惡夫厥多肥馬而野有餓殍方九反殍死也孟子作莩 僕臣司駕敢告執皂御皂隸也在臣卑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罰帝更名大理復為廷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設此五刑而制其輕重惟夏禹之功故 亂茲平民不回不辟亂曰回辟邪也皆邪也辟同 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萬民夏氏

一作天下 不寧禹征苗殄絕其世見呂刑之書 穆王耄荒甫侯伊謀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訓天謂稱天以訓刑也觀其書可見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東刑禮記凡制五刑必即天論也 五刑訓天周以阜基 厥後凌遲上帝不觚論語形制之觚不稜因以為名 周輕其制秦繁叔世任情漫焉無法猶觚之矣觚也天監在上亦不觚 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漢刑法志秦用商鞅蹤參夷之誅增加肉刑至於始皇專任刑罰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書方施象刑惟明楊子垂拱而

視天民紂作炮烙墜民于淵劉向列女傳紂為炮烙之法膏銅柱之阜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一作割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主賓客之謁者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名大鴻臚蠻夷武帝更名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垓極謂四荒之垠際也書天工人力其代之畫為上下羅作設綱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夏商之季謂桀紂不蠲言昏濁也稽德慢道署非其人署謂建置也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寀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言文武之職名有攸司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君之左右虞書欽四隣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成王之時形伯為宗伯論語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明文思以親九族典謨以明五典為秩宗成王時虞書伯夷為秩宗伯皆掌禮之官

巍巍魏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虞書伯夷為秩宗成王時形伯為宗伯皆掌禮之官屬有攸籍各有育又裔子世以不錯育與胄同義書注胄長也

說文引教胄子教胄子正教胄子之本所繫昔在夏時太
則世紀不紊亂詩國家
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太康夏啓子也盤逐于遊田為羿所逐
不得返國五子太康五弟也詳見書五子之歌
家降謂太康失邦五子皆降而為宋楚詞夏康
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娛用失乎家衡有仍氏國名
晉獻悖統宋宣
亂序晉獻公惑於驪姬太子申生遭譖而自殺而
晉立奚齊卓子皆遇弒宋宣公舍其子而
繼公齊桓不亂而忘其宗緒齊桓公無嫡嗣多寵
又卒五公子爭立齊以大亂言不立
嫡繼寘忘其宗統
周襄王以翟入為后翟入
周王出奔鄭
魯喜子同魯桓公大子同生公羊子曰喜有
出也高作秦
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鬼神無祀秦始皇死沙丘趙
高矯詔賜太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秦
以亡伯臣司宗敢告執主廟之
時惟大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
均輸平準都內
籍田五令丞
大司農歲
治粟內史
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
都至荒服養民則
書為民之極
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
稷有無遷易居書慎遷有無化居賈均實贏惟都
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督一帝下閱三王
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曰則一作不忘
貢助徹皆什一也是為經常之法篚什一之外則有貢篚之物以遠近為差禹貢
帝王

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勸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周宣王不籍千畝是後人君不知務農重穀時則有楚茨甫田等詩）府藏單虛肇積肇倉（詩廼積廼倉）藏去聲公劉陵遲衰微（詩廼積廼倉）嫗卒以痒（痒病也）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秦嚴井田之法收太半之賦二而忘民役也）司均敢告執絲（與徭同役也）

少府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信上奉養一人與下以廩給百官財用實相通）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翁

孝子宜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聖立則度所當遵則度越與粵同）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癸辛紂名二君淫酒以酒為池積糟為隄又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至於躭樂流酒而妲妹作祟（妲己妹喜桀紂之嬖妾）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共與供同觚酒器有稜者）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邵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宮楊子溫溫

乎其和可知言重熙累洽之世武臣亦不可廢虞書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以御寢賊

如虎有牙如鷹有爪詩祈父予王之爪牙不國以自固獸以

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

黃蔥蔥利貌言戴武不可輕用秦政始皇暴戾播其威虐亡其

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

咨虞舜惟思是尚惟思字當作思欽吾臣司金懼此則應

敢告執事說文臣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

攸除鳥鼠攸去詩斯干風雨攸去王有宮殿民有

宅居上下俱欲其安昔在帝世茅茨不剪土階三尺

在彼溝洫堯舜之世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作

瑤臺紂爲琁璇作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柱

其居以奢國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詩斯干宣王考室也其詩曰築室百

堵西南其戶少牢下饋下等之制也觀豐上六大屋小

乃寢斯安皆儉約之家易豐卦上六豐其屋蔀其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

門而魯以不恢春秋文十六年殷泉臺定二年雉門及兩觀公羊子皆曰譏魯人爲長府顯

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論語曰閔子曰何必改作蓋譏

其廣府庫為富不仁也秦築驪阿麗姓以顛秦役作驪山又築阿房宮未成而秦亡史記秦之先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故人君無云我貴據顛是遂毋云我富滛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龔險重固此天地自然之險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大小各有所宜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易坎卦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盤所以藩其下蓋所以護其上言先王以德覆露斯民而安集之猶器之有盤德盖不獨恃城池以為德昔在上世有殷有夏言夏殷先哲王定有天下之子孫以傳之號以傳之子孫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說苑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北脩政不德武王伐之殷紂南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作君之危書無安厥位惟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俾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來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秦逆天地而為險故天下潰叛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芒芒大田茫茫作穀山有征隴作陸野有林麓
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蕃蕪咸殖國以
殷富民以家給言山澤之利古之有國者與民共之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雉兎者往焉昔在帝羿共田徑游羿方奪民利以山澤供一人之游田共與供通徑謂弧矢往來馳逐相見間謂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
顧於愆卒遇後羿封豬大豕也是以田獲三驅
不可過差揚田獵三品又王用三驅言田雖貴不可慶三驅之礼合圍而過
取鹿鹿攸伏不如德至靈臺詩言文王有靈德也其詞曰王在靈囿麀
鹿攸伏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者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主司空土以居民坤之廣配乾之大分制五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乾封曰乃見天則
服劃爲萬國黃帝分封諸侯得百里之國萬區禹平水土別成五服謂天子之畿外別爲甸侯要荒蠻服也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落落九州都
畿盈區周礼四縣爲都都之所居曰畿注古者州置牧以統之故曰綱又縣以方伯諸侯之職曰綱綱以疆牧綴以方侯
臣當其官官宜其人烈烈雋乂翼翼王臣
九一之政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即井地之政也七賦以均楊子法言七賦五穀桑麻賦同孟子周室賦法也昔在季葉班
祿遺賢稽克充朝班班與爵俾又拾克在位而象恭
滔天書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注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貌匪人斯力匪

政斯勑所任者非人所脩者非政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苞苴謂苞裹以充賄賂也說苑行邪王路斯浮孰不傾覆湯禱旱之詞曰苞苴行說

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焉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寔屬宗伯穆穆彝祇寢廟亟奕路寢魯頌孔碩新廟奕奕注奕奕美也稱秩元祀班于羣神各稱其宜而秩序之班列也或曰稱舉也平声我祀既祗祇我粢孔蓋匪愆一作慝惑公尸及君宜周詩公尸來燕來宜弗祈虎

[illegible]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祭祀以祇敬為主而以祈福周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棄禮慢祖孟子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曾伯貪之又不祀故湯征之夔子不祀楚師是虜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夔以歸

齊僖臧文不悟文三年傳皆云逆祀也孔子曰臧文仲三不仁者三不知者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曾伯貪之又不祀故湯征之夔子不祀楚師是虜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夔以歸

魯人[illegible]桓三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傳曰宋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災降三宮用誥不祧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盡災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隣之犧牛不

如西鄰麥魚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法今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何休公羊傳注夏曰礿薦尚麥魚秦殞望夷箴見衛尉隱斃鍾巫魯隱公祭鍾巫館于蔿氏為賊所紿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齊慄龍爲納言見舜典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見烝民詩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言臣能開明善道折絕讒邪則人主視聽聰明書朕聖謨說殄行命汝作納言

[illegible]秋出納命惟允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易渙卦渙汗其大號春秋譏漏言春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曰居漏言也易稱不密則失臣繫辭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居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易兌初九和兌吉巽九三頻巽吝兌為口舌巽主申命也書稱其明申申厥鄰見益稷篇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從命七廟爲墟秦以宦者趙高行符璽事殺扶蘇死卒以亡始皇秦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易巽在牀下此言牀上謂命令始制未宣布之時於此不謹寔基禍亂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三代損益緣情而制禮觀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洋宮王制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洋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不僭也昔在文王經啓其軌詩經始靈臺於樂辟雍昔孟子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詩大雅貊其德音又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詩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相與爭田往質于西伯入周境見國人皆讓而退遂以所爭田為閒田公劉挹行潦洒濁亂斯清篤公劉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官

操一作摻所斬切執持也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禮鄉飲酒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行於鄉庠故云學大舜南面無爲而祇席平舜恭己南面不還師而天下平席而天下平階級之一本無級之二字間三苗以懷虞書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級苗格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始皇絕滅三代之禮學坑儒焚書存而不毀者惟秦之圖籍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一作道論語衛靈公問陳孔文子之事左傳哀十一年衛孔文子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注胡簋礼

器名臭曰胡周曰簋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左傳昭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注原伯魯周大夫

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古文苑卷第十五終